

剑侠奇侠



曾谋尧 连志

剑箫奇侠

曾谋尧 连志 著



剑 箫 奇 侠

曾谋尧 连志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9.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4次印刷

印数：294,701—394,700

书号：10422·11 定价：2.15元

内 容 提 要

天下功夫数少林。这部长篇小说以清末南少林派五祖鹤阳拳创始人蔡玉明的坎坷一生为线索，描写了一曲武林志士侠风义胆、匡扶正义的慷慨悲歌。蔡玉明自幼拜师学艺，身手不凡，武德更高，岂料钦差大臣为掠夺其妻，逼得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自此与官府结下了血海深仇。在五位武林前辈的帮助下，他奋起反抗，大开杀戒，救回妻子，手刃镖师，刀劈知府，离乡追杀钦差大臣。

小说集历史、武功、传奇于一体，文史共辅，雅俗相长，具有浓厚的地方气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一气呵成；人物性格活龙活现，形神兼备；读来爱不释手，痛快淋漓！

戴云山险峰迭起，古木参天。

在一座陡峭的山崖下，两个后生背篓执棍，沿溪而行。两人神情欢悦，边走边聊。

“石松和过山香都找到了，明弟，今晚再在凹背村住一夜，明早赶回枋尾村。”一个粗黑高大，颇有堂堂男子汉气概的后生说道。

“采齐这两种药，回家就好给爸爸医病了。”另一个后生答道。他俊美非常：身材颇长而强壮，面白如美玉，红唇似施朱，眼光不动而自明，精神翘秀。

两人年龄相仿，一黑一白，相映成趣。

“明弟，智释师父精通南北少林，你跟他练功十载，学到许多本领，教我几个绝招好不好？”黑壮后生笑着求道。

“练拳先要练桩功。当年爸爸叫你和我一块练，你不肯吃苦，哇哇乱叫。如今师父走了，你又跟我讨什么绝招！”白俊后生揶揄道。

“随便教几招，让我遇到坏人不吃亏就行了。”

“随便几招？说的轻巧。真想练，回枋尾村练桩功去。击技要眼尖手快，步坚力实，没有根基是不行的。还有一桩，要胆大心细。”那面白如美玉的后生说着说着，忽地拉住黑壮后生低声叫道：“豹！”

黑壮后生闻豹丧胆，差一点栽倒，幸被白俊后生提住衣领。白俊后生手快力猛，拎着黑壮后生瞬间闪进一块巨岩后。

离他俩数丈远，蹲着一头金豹。他们逆风而行，豹子叼羊窜出树林时，没发现人。

崖上艳阳高照，溪谷清风习习，荒野寂寂，豹影摇晃。肥肉在口，金豹摇耳摆臀，金毛微抖，喉间哼着轻快的呼噜声。它圆眼稍眯，龇牙咧嘴地笑着，象是偷儿得手那般得意。豹子抬起前爪翻动肥羊，准备美餐一顿。

这时，巨岩后闪出白俊后生，握着手腕粗的尖头木棍，双眼直视前方，一步一步朝它走去，嘴巴学着豹子的样子，张得老大老大。金豹蓦然惊觉，“呼”地旋身摆出扑噬架势。

巨岩后探出黑壮后生的半个脑袋，注视着豹子。他焦急万分，手汗渍湿了柴刀木柄。肥羊定是凹背村山民养的。凹背村离这儿五里远，他们昨夜投宿此村，山民淳朴热情，待他们很好。白俊后生要为山民豹口夺羊，黑壮后生没拦住他。豹比虎厉害，而且夺它口中肥肉，更是凶猛异常。

白俊后生坦然自若，步步逼近这头不寻常的“盗羊贼”，金豹愤怒，抬头咆哮。

这位后生姓蔡，名玉明，乳名诒诃，排行第三。他是泉州南门外罗裳山梧埭乡枋尾村人，母亲和两位哥哥都因病故去了。其父蔡老先生字汝南、号持公。蔡家世代经商，在漳泉设有酱油店。黑壮后生叫庄牛，八岁时父母歿于瘟疫，一日讨饭来到泉州蔡家酱油店，蔡老先生收留了他。

两人进深山老林，是为了蔡老先生。蔡老先生年过六旬，身体渐衰，近日患病不起。蔡玉明请来国医诊视，医生开出药方，蔡玉明拿着方子走遍泉州“福泉昌”、“留春阁”和“玉波天”几家老药铺，却配不齐药，差了“过山香”与“石松”两味主药。他和庄牛心中一急，钻进虎豹出没的戴云山采药。

此时蔡玉明慢慢靠近金豹，双眼不看豹，而是紧盯肥羊。豹子见人要争羊，后足蹬地，前爪据羊，肥羊被它的利爪踩出两个肉坑。金豹双目圆睁，血口大开，喉中发出闷雷般的吼声，却因迷恋肥羊，不主动进攻人，只想吓走对方。

蔡玉明直走到豹子跟前，嘴大张，双眼兀自盯羊不放。金豹大怒，吼声如雷，浑身震颤，金毛竖起。蔡玉明用眼角余光瞅着豹子，锐利的棍尖慢慢对准豹口。金豹恋羊心重，只想用一半气力对付他，前爪死死据羊不放。忽然，蔡玉明惊天动地大吼一声，金豹略一怔，没等它扑来，蔡玉明已使出“分筋剔骨”棍法，棍快劲凶，棍尖生生戳进豹口，直透豹胸。豹受重创，无力反击，蔡玉明抖动手腕，“唰”地抽棍一招“力劈金山”，棍风怪啸而落，豹头受猛击，登时毙命，死在肥羊身上。

岩后庄牛一声欢呼，舞刀跑来。几位凹背山庄的壮汉亦提着钢叉追踪到此。山民们见到死豹，不由吃惊，问蔡玉明道：“你用木棍打死恶豹？”

庄牛得意地答道：“对，我弟弟两棍击毙金豹！”

“后生，你会武艺？”山民们望着这位书生模样的白俊后生又问道。

“我哪会什么武艺，只是侥幸打死此豹。”蔡玉明摇头否认自己会武艺。

“后生，你会武艺，而且身手不凡，只是不肯说出罢了。”一位红脸白须，声若洪钟的老汉说道。

老山民没说错，蔡玉明懂医知药，还有一身好武艺。这裡有个缘故，自从洋鬼子打进厦门后，朝廷靡烂，世道大变。蔡家酱油生意愈做愈不景气，到了蔡玉明这一代，蔡老先生决意让儿子弃商就文，考科举，走仕途。蔡玉明六岁启蒙，跟着私塾先生嗷嗷呀呀地读书识字。泉州地处海滨，又是闻名天下的南少林——泉州东岳山少林寺所在之地，民间习武成风，蔡老先生颇受影响，常说：“文事者须有武备”。蔡玉明八岁那年，蔡老先生请云游僧人教习儿子少林拳棒。僧人法号智释，为武林怪杰，精通南北少林，医术高明。他在蔡家一住十年，数月前返回五台山了。

山民们口唱山歌，扛羊抬豹，蔡、庄两人随后，众人朝凹背村走去。

“明弟，这头豹怎么不咬人？”路上庄牛悄声问道。

“谁说豹不咬人？你若双眼看豹，它必扑人，若是盯羊，豹必分心，人就可以慢慢挨前。”

“你从未打过虎豹，如何懂得这法子？”

“村里蔡彪老叔是打猎好手，临行时我向他讨教过。”

“这真是绝招！”庄牛叹息道。

“你方才不是讨甚招绝么？与人搏击和狩猎相似，皆以智取为上。我跟智释师父练武十年，仅学到一个绝招……”蔡玉明收住话头，故意不说。

“什么绝招？”庄牛被吊起“胃口”，急急问道。

“与人搏击，三分击技，七分谋略！”蔡玉明低声笑道。

这事发生在清朝同治末年。

转眼到春节，蔡玉明照父亲的吩咐，十五元宵那天，大清早起身，担上年货，进城探望姑姑。枋尾村离泉州城只有三四十里路，蔡玉明是练武之人，肩上几十斤的东西不算什么，他大步如飞，远远望到东西塔，不到正午早已来到泉州城。

进城之后，蔡玉明朝住在开元寺旁的姑姑家走去。他走过一群乞丐旁，看见一个头极大，身极小的畸形女孩坐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婆怀里，神情痴呆古怪，胡乱扯着老太婆的头发。他仔细一瞧，这两人都是瞎子，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摸出一把铜钱递给老太婆。那老妇人接过大把的铜钱，拉着畸形女孩连连给蔡玉明磕头。他不忍看下去，分开纷纷围上前的乞丐，快步走了。那老妇人兀自磕头不已，干瘪的嘴唇翕动着，不知说些什么。等到蔡玉明走远，老太婆身边出现一个满脸烟容的人，抢走老妇人手中的铜板，急急忙忙溜走了，悲痛的泪花慢慢从老妇人的眼中挤出，那女孩又开始扯她的头发。

蔡玉明走过路边一群群蹲在赌盘前的赌徒旁，三五一伙的年轻人摇骰子，赌天九，打牌子，一个个赌性大作，怒目圆睁，脸红耳赤。一阵奇香袭来，他吸吸鼻子，辨出是鸦片烟味。他停下脚步，朝一间阴暗的房间瞧去，成排的汉子躺

在竹榻上吞云吐雾，活象一堆霉烂的大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拉出一个形容枯槁的汉子，用竹拐杖顿地，叹道：

“造孽呵，抽了鸦片，死了骨头也是黑的，象沙土一样酥……”

一位披头散发的妇人冲上前，死命捶打那瘦骨嶙峋的汉子，哭喊道“短命夭寿的，你把孩子卖到哪里？”

那汉子突然暴怒起来，一把推倒妇人，冲出大烟馆里。妇人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蔡玉明双眉紧锁，神情沉痛，大步流星地向姑姑家走去。姑姑开了一家杂货铺，家就在铺子里屋。蔡玉明绕过开元寺，拐进小巷，进了铺子，姑姑坐在柜台后。蔡玉明放下担子，恭恭敬敬说道：“姑，我爸让我来给您老人家拜年。”

蔡玉明非常尊重姑姑。姑姑年轻守寡，家境清贫，大年十五还做生意。她只有杏香这个独女。她面容慈祥，脑后梳着髻发，身上穿着石青对襟衣，见侄儿进门，喜滋滋地站起，朝里屋喊道：“阿香，玉明来了！”

里屋传来杏香姑娘清脆的声音：“妈，我给明哥煮点心。”

甜美的声音不禁使蔡玉明朝里屋瞟了一眼。见她梳着双丫髻，穿着大襟的上衣配着凤尾裙。姑姑会意地笑笑，疼爱地看着侄儿有点削瘦的脸庞，问道：“你爸的病全好了？”

“好了，多谢姑姑关照。”

姑姑搬过一张竹椅，让蔡玉明坐下，笑道：“你们兄妹三个月没见面，一会儿点心煮好，你陪杏香说说话。”

蔡玉明听姑姑这么一说，又见姑姑笑得意味深长，脸上一红。

“这孩子，女孩子似的。都是自家人嘛。”姑姑话中有话。蔡家已向姑姑求亲了，姑姑自然愿把蔡玉明做为自己女婿，近日来一直准备杏香姑娘的嫁妆。

“姑，我爸让我带了五十大洋孝顺您。”

“唉，巷子偏僻，铺子生意清淡，老让你爸操心，你家的生意也不如以前。要是你姑丈不死，那会……”姑姑见蔡玉明手中捧着红纸包着的一封银元，伤心起来，用衣襟拭着眼角。蔡玉明慌忙说：“姑，过节应当高兴才是。”

“妈，你又伤心了，明哥好不容易来一趟。”里屋传来娇嗔的声音。杏香对蔡玉明说道：“明哥，进里屋吧，我给你煮好了点心。”

话音未落，里屋的门边闪出一位姑娘，端一大海碗的汤圆，腾腾的热气遮住她的脸。姑姑一看乐了，说道：

“谁不知汤圆是你煮的？摆功劳啊，要让你明哥站在柜台上吃哇？还不请你明哥进屋！”

姑姑的话说得姑娘噗哧一笑，一甩大辫子，端着大海碗飘进屋里。蔡玉明跟进去，杏香站在八仙桌边，抬头望他，那目光含着柔情。蔡玉明笑道：“杏香，久违了！”

“去去，那来的穷酸秀才的味儿。”

杏香笑着答道。细密的白牙闪烁着珍珠般的光泽。她与蔡玉明从小耳鬓厮磨，青梅竹马。她比蔡玉明小两岁，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这两年愈长愈俊美，柳眉杏眼，樱桃小口，眉心间有一颗美人痣，一年来上门提亲的人不少，她都

不肯答应，做母亲的也知道她只对明哥有情有义。蔡玉明坐在桌前，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吃起汤圆，杏香温柔地微笑着，悄声问道：

“明哥，甜么？”

“嗯……，甜。”

蔡玉明塞着一嘴的花生黑麻白糖馅的状元圆，只顾埋头大嚼，口中含混不清地应道。汗星子渐渐从他的额角沁出，姑娘掏出一块丝绸刺绣香帕递给他，见蔡玉明吃得欢，她很高兴。其实，蔡玉明吃得这么急，心里另有小算盘。智释在泉州有一个师弟，也就是蔡玉明的师叔，是练太祖拳的，内功很好，太祖技手在泉州首屈一指。可谓“君临天下，拜太祖拳莫及”。师父临走，曾经带他会过这位武僧，要徒弟在内功方面跟他再练下去。蔡玉明想到承天寺去会他。

蔡玉明稀里呼噜地吃完汤圆，用香帕揩揩嘴，猫腰解开带来的一只小布袋，底朝天一抖，“哗啦”一声，掉出两付奇门兵器，杏香问道：

“这是什么？”

蔡玉明笑了，这两付兵器很少人懂得，难怪杏香不认得，虽说她生长在南少林的发源地——泉州，还常去枋尾村看他练武功。

蔡玉明拿起铁棍做的兵器，说道：

“这叫铁尺，又叫笔架叉。一阴一阳。”他又指着地上木棍做的兵器，“这是‘柳公拐’，若拆散了与单刀配合，就叫‘单刀拐’。”

姑姑从外面进屋，皱眉问道：“大年十五还要练功啊？”

蔡玉明笑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嘛！”

“这儿地方小，没地方让你练。”杏香插口说道。

蔡玉明吱吱唔唔地说道：“姑，我想出门一下。”

“去承天寺会你的师叔哇？算了，大年十五，就歇息歇息吧。”

杏香见蔡玉明腰上插着一管精致的铜箫，声音柔和地说：“明哥，你吹得一手好铜箫，教我好吗？”

姑娘不愿蔡玉明出门，找了一个借口。蔡玉明一听“铜箫”两个字，拍拍额头，说道：“嘿，我忘了，杏香，这支铜箫是专门为你做的。”说着，拔出铜箫给杏香。杏香接过，见铜箫上镂着凤凰，精巧别致，乐得嘴边漾出了一对小酒窝，对蔡玉明说道：“明哥，现在就教我。”

蔡玉明左左为难地说：“姑，师父临走时告诫说不要荒废了武功，他不在泉州，我要练得更勤才是。”

姑姑心软了，说道：“去吧，快去快回，别耽误了吃饭！”

杏香撅起小嘴，不高兴地瞟了母亲一眼。

蔡玉明一听姑姑下了“赦令”，兴高采烈地把笔架叉插在门后，带着柳公拐，哼着南曲走了，杏香朝他快活的背影嗔怒地瞪了一眼……

蔡玉明走了一个白天都不见人影，姑姑叨念着他，手扶门框盼他回家。天黑了，姑姑点亮油灯，望着满桌的菜肴，对女儿说道：“玉明必是被留住了，我去‘怡丰’店叫庄牛唤他回家，庄牛懂得他在那儿。”

临出门，母亲反复交待杏香：“你一个人在家，门窗关好，生人敲门不要开门，我就去就回……”

她这两天发现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巷口转悠，放心不下。

女儿应着妈妈，关好门，到里屋做针线。因为劳累了一天，杏香只做了一个时辰的女红，便感到困倦。她放下手中的绣件，揉揉眼，将油灯挑得更亮，拿出铜箫玩赏，心中责备蔡玉明：十九岁的人了，还要让人操心，饭也不回来吃，好象忘了今天是元宵节……

姑娘雪白的手托着香腮，望着铜箫呆呆想着：正月十五闹花灯，左邻右舍都去街上看花灯。若是能和玉明哥一块去，该多好。若去了，我该穿啥衣裳呢？

胡思乱想什么呀？姑娘羞涩地笑了，责备自己。这时，一阵香气袭来，她心中一怔，觉得头昏胸闷。她打个寒噤，四下张望，不见有什么动静，头却昏眩得厉害。朦胧中她看见眼前站着一个人黑色的蒙面人，发出猫头鹰般的笑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杏香从未见过这般吓人的情景，欲喊却喊不出声来，昏倒在桌旁。

那蒙面人是施展轻功从前屋房顶下来的。他隔着窗子用闷香薰倒姑娘后，便拨开窗子溜进里屋，吹熄灯火，掏出绳索布袋，将杏香口堵上，把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儿捆成一团塞进布袋，挟在肋下便要窜出门外。

正值这紧要关头，门口闪出一条颀长的身影，大喝一声：“大胆盗贼，哪儿走！”

蒙面人一惊，又发现来人手中操着家伙，非同小可，身

子一倾放下布袋，躲进里屋，准备从暗处袭击来人，夺门而逃。

这门口的黑影便是蔡玉明。适才他走近门口，发现里房的灯熄了，不由一楞，心想天色不晚，姑姑家怎么就吹熄灯火了？蔡玉明是练武之人，何等警觉，知道其中定有缘故，他三步并作两步奔来，恰巧在门口堵住那人。

蒙面人退进里屋后，蔡玉明亦冲进外屋，见蒙面人不声不响，不敢贸然再朝里冲。他灵机一动，抓起上午坐过的竹椅，掷进里屋。啪一声，蔡玉明听得分明，是一只飞镖射在竹椅上。就在这一瞬间，蔡玉明飞身跃进里屋。又是“嗖”一声，屋角发出一声响，蔡玉明将头一偏，又一支飞镖射在他身后的门板上。蔡玉明不由一惊，这两镖可看出对方武功，决不是一般盗贼所具备的。不容蔡玉明思索片刻，屋角又发出一声怪响，一件暗器飞来，对方的招式仿佛是“魔王掏心”此招狠毒，不好防备，蔡玉明闻声忙用柳公拐的“蟾蜍虎掘、风轮势”打落劈胸而来的暗器，用脚一踩，便知对方打来的是“鬼着手”。这“鬼着手”是铁器，类似鹰爪一般，爪钩很锋利，为夜行常用工具。黑暗中连连飞来的三件暗器，从三个屋角射出，对方在极短的时间连换位置，瞄得又准，看来对方并非平庸之辈，蔡玉明为夺取主动权，决计反守为攻。

斜对面的一个屋角传来轻微的窸窣之声，蔡玉明横握手中的柳公拐冲上前，还没到屋角，身前响起一片“嗖嗖”声和铁链子哗哗响的声音。蔡玉明辨出是流星锤，连用几个跌步，以“开心见佛”招式架过袭来的铜锤。紧接着，蔡玉明

几拐猛劈猛扫，不料都扑空了，对方顺着墙角踏上屋顶，撞开小天窗就要逃出。蔡玉明站在地面上、盯住晃动的半截黑影，“唰唰”掷出双拐，对方的脚被击中，惨叫一声，却没有落下，缩脚爬上屋顶。蔡玉明一急，转身拔出插在门板后的笔架叉，跳出窗外，飞身上了屋顶，追踪蒙面人。

二

蔡玉明见前方的黑影跑远，想要追赶，又惦念着屋里的姑姑和杏香表妹。他心想，方才在屋里与那蒙面人厮打，怎么没见姑姑和杏香呢？想到这里，便无心追赶那人，连忙跳下屋顶，进屋里视看。他点亮油灯，发现后室过廊角落的布袋，解开一看，竟是杏香！他解开杏香身上的绳索，见她昏迷不醒，脸色苍白，便端来茶水喂她几口，按着人中穴位。杏香渐渐苏醒过来，蔡玉明忙扶她上床。这时，姑姑赶了回来，见状大惊。杏香将事由讲叙了一番，姑姑暗自垂泪。蔡玉明心中难受，心想都是自己的不是，若迟一点赶回，表妹就遭罪了。

蔡玉明左思右想，只觉今夜之事蹊跷，又见杏香躺在床上，云鬓散乱，眼角尚有泪痕，一股怒火从胸中窜起，他拎着笔架叉，奔出门外，跳上屋顶，沿着刚才蒙面人逃走的方向追踪而去。

蔡玉明跃过几栋单檐庑殿，重檐歇山式的房屋，跳上一堵高墙，朝下一瞧，墙内皆是残墙断垣，杂草丛生，一片废墟。他跳下高墙，在废墟中搜寻一番，尽是猪粪鼠穴，没搜出什么，便跳上另一头的高墙，走了一程，来到一个僻静的巷尾。蔡玉明立在房顶上，见小巷中走来两人，肩上抬着一顶平顶皂幔的小花轿，边走边低声交谈：“玉面狐”今夜